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趙氏易說卷一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舉人臣秦𣚵

易說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易說四卷宋宗室趙善譽撰善譽字靜之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累遷大理丞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事蹟見宋史是編載陳振孫書錄解題振孫稱其每卦為論一篇蓋為潼川漕時進呈之本今考其書於各卦

名義之相似者多參互以求其義如云頤井鼎皆有養人之義豈非養人之利溥故多取象以示人耶又云三卦義雖不同皆以上爻爲吉故頤之由頤井之勿幕鼎之玉鉉皆在上爻也至於各卦之六爻亦往往比類以觀之如乾卦云初九之辭決戒之切也九四之辭疑則與之進也九三之辭詳猶可勉也上九之辭直則可爲也聖人之言纖悉委曲一

至於此亦惟恐其陽剛之或偏而已論坤卦云乾坤二卦惟二五兩爻爲善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又云履霜戒于一陰之生括囊戒于多懼之位三猶可以含章而從事上則至于龍戰而道窮亦乾卦爻辭不同之意論頤卦云頤以養正而不妄動爲善下卦震體有動而求養之象故三爻皆凶上卦艮體有靜而知止之象故三爻皆吉論革卦云内明則見

理必盡外說則無拂于人情不如是而能革者未之有也論節卦云六四以陰柔而應于初又上承九五之陽能安則無所往而不通故曰亨承上道也九五居尊得位剛健中正節之當者也當則無所往而不可故曰甘節吉往有尚以其在臣故曰安曰亨言已能安之則亨也以其在君故曰甘曰吉言施之天下人皆美之然後為吉也其論皆明白正大

朱子謂其能擴先儒之未明馮椅易學亦多取之謂其能本畫卦命名之意參稽卦爻彖象之辭以貫通六爻之義而爲之說蓋不虛美也自明以來外間絶少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注云已佚今永樂大典具載於各卦之後僅缺豫隨无妄大壯晉睽蹇中孚八卦因裒緝成編資說易家之參考宋史藝文志本作二卷今以其文頗繁釐爲四卷焉乾隆四

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昔者熇之先公喜易早嵗集諸公書而録之晚以禁從侍筵乃得先尭御書乾卦以冠篇首遂為世寶熇幼而肄業于他經皆略通理義其于易葢亦成誦至究其説則茫然如繫風捕影莫得窺測時于文字雖復援證而實不了然也年三十餘乃似有所入嘗以叩親舊之治易者曰以卦為時以爻為位而觀易其可乎則笑而應曰其但作時文耳初不窮經也熇雖不得問而自此亦

稍能措意遇易家書得以覽觀有言之者得以應酬矣然止于涉獵終不能究極有所論著去歲假守安陸而武陵故人畢希簡叔文寄示恕齋易說一編伏而讀之犂然會心簡而備婉而通深而不晦奇而不鑿渾渾乎其純也原原乎其正也是誠可與同志共之者獨患板大非書生巾衍所宜欲易為小本久矣適方開鄖溪隽末暇及兹畢工則有餘板乃俾録之庶以廣傳非特真學易者得為指南雖從事科舉而用是馳騁敷揚于場屋

閒亦足以策勲矣時恕齋旣繇本路倉使攺持東蜀祥

刑之節嗟乎推是道也亦安往而不為民福哉淳熙丙

午秋九月辛亥建康秦熺書

易統論

易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君父者也其數以天包地容而兼之者君父之道也𤣥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臣子者也其數以地承天奉而行之者臣子之道也是故易用四象而不用五行用六爻而不用九位與夫爻用九用六而𤣥位以二五爲中者皆虛容而不亢以待續終之事也此君父之道也地有四方𤣥用三方存北極以爲𤣥老陽有三十六策𤣥用三十三策虛地三以併天

與夫書年日不書月而九位以一五爲中者皆尊奉而不敵以推造始之原也此臣子之道也玄本地道而作故首與之卦準易緯之用而不準易經之體也或曰緯非經也子雲雖準之其可信乎曰卦氣圖冬至始于復夫復者一陽之生也先之以中孚者七日來復也夏至始于姤姤者一陰之生也先之以咸者亦七日來姤也孔子贊易上繫者天道也其舉七爻而先之以中孚之九二者冬至起中孚之理也下繫者地道也其舉十一爻

而先之以咸之九四者夏至起咸之理也夫中孚咸皆感應也中孚九二无心之感先天之生陽也咸之九四有心之感後天之生陰也大抵陰陽皆由感應而生故卦氣圖以復繼中孚而以姤繼咸之義孔子實言之矣孰謂非出于子夏商瞿之所衍述乎子雲準之豈妄也哉

欽定四庫全書

易說卷一　　　宋　趙善譽　撰

上經一 乾至隨

乾卦說

卦之始畫也奇耦而已一與一為二故有奇則有耦二與一為三故三畫而成卦奇陽也三畫皆奇純乎陽者也名之以乾謂其健也耦陰也三畫皆耦純乎陰者也名之以坤謂其順也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易雖生

于陰陽竒耦之畫然竒耦不相錯則乾坤判然二物何以見陰陽剛柔之用哉是以純乎陽則偏乎陽純乎陰則偏乎陰其純也固其所以為偏也况重乾為乾重坤為坤六位皆純而健順之至聖人作易得不為之慮乎故今乾坤二卦諸爻皆有惕懼警戒之辭而惟二五之中爻則否誠慮其或偏也古今説者往往直以乾坤為天地而不少致思亦不復玩味其辭以求消息盈虚之理胡不以未有十翼之前觀之乎乾坤卦下之辭與六

爻之辭及用九用六之辭凡二百十七字自飛龍在天
一字之外皆未嘗以天地為言至孔子作彖象文言乃
始詳陳天地之理特舉其得乾坤健順之大者以明之
耳豈可直謂之天地而不深玩其辭哉先儒亦曰為君
為父在人之乾也為玉為金之類在物之乾也乾坤之
理无乎不在而謂乾坤二卦即天地可乎初九在下乾
之下九四在上乾之下皆未進于中者也故初有勿用
之戒四有或躍之疑九三在下乾之上上九在上乾之

上皆過乎中者也故三有夕惕之戒上有亢悔之災惟二五各居一卦之中而不偏不過則中正合德而皆有利見大人之辭其所以詔天下後世者甚明白矣至如初與四雖皆未進乎中而初最在下其剛健尤戒于輕進故曰潛龍勿用曰勿用云者言其必不可用也四則出于下卦之上有時而可進故雖或躍在淵而无咎三與上雖皆過乎中而上處一卦之極剛健之過甚者也故曰亢龍有悔曰有悔云者言其當有悔也三則猶在

上卦之下其過未至于甚也故惟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則可以无咎初九之辭決戒之切也九四之辭疑則與之進也九三之辭詳猶可勉也上九之辭直則不可為也聖人之言纖悉委曲一至于此則亦惟恐其陽剛之或偏而已用九曰見羣龍无首吉正謂陽剛易過所以用之者要不可為首也六十二卦皆无用九用六而獨于乾坤言之于其純者而戒其偏且過也六十二卦之九六即乾坤之九六也

坤卦說

乾坤雖以隂陽之純而成卦然純則乾坤不交而失之偏偏則過矣故乾坤二卦惟二五兩爻為善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至于用九用六又必各有其道其詳已論于前今觀坤之卦辭與夫用六之辭益甚昭晰如曰利牝馬之貞惟恐其順而不貞也又曰安貞吉惟恐其不安于貞也又曰利永貞惟恐其貞而不能久也貞而安安而久則隂柔庶幾其不偏乎初六在下卦之下故有

履霜之戒六四在上卦之下故有括囊之戒皆以陰柔之不得中也六三在下卦之上故曰无成有終戒其須倡乃應也上六在上卦之上故曰龍戰于野戒其盛而侵陽也皆以其陰柔之過中也惟二五各居其中故二之直方大不必習而自无不利五之黄裳能處中以順而獲元吉亦如純乾之二五焉若夫履霜戒于一陰之初括囊戒于多懼之位三猶可以含章而從事上則至于龍戰而道窮則亦乾卦爻辭不同之意也由是觀之

乾坤之畫雖純要必相濟而後可一失其中則聖人必爲之慮學易者可不玩味于消息盈虛之際哉

屯卦說

易始于乾坤者陰陽之純也而繼之以屯者九六之初交也乾之畫初交于坤而爲震再交于坤而爲坎所謂一索再索而得長男中男者也畫卦必自下而上今震在下而坎在上則乾坤之交莫先于此矣故曰剛柔始交震動于下而坎險陷之故曰難生此所以名之曰屯

而次于乾坤也剛柔既交則造化之功見故大亨屯難之世唯正能處之故利貞所謂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者深以輕犯險難爲戒而利在于求輔以濟斯世也故初九爻辭亦曰利居貞利建侯葢拯難之道唯剛健而能謙下者乃克有濟初九以陽剛居動之始又在五爻之下真濟難之才也一卦之義實具于此是以卦下之辭與初爻之辭皆同卦辭曰元亨利貞此則曰利居貞卦辭曰利建侯此亦曰利建侯卦辭曰勿用有攸往此則

先之以盤旋不可輕動之戒聖人之意豈不明甚故五雖以陽剛得位而在坎險之中雖有六二之正應而陰柔非濟難之材故猶屯其膏不免于凶也處險而无輔又不能以貴下賤宜不足以有為六二上六皆以陰居陰位而乘初五之剛非唯柔弱不進皆有乘馬班如之象而亦有邅如漣如之咎矣就二爻而言之六居二為得中得位故為女子之貞雖應于五而五在險中不能字之屯難之極必至于十年反常而後正應得乃字言其

中正猶可以俟時亦利居貞之義也上六則柔過乎中而居險之極豈長久之道哉故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六二曰非寇婚媾六四曰求婚媾往吉无不利皆指初而言也初之下二雖非其應而當屯之時陽下陰有求附婚媾之義非寇害之者也六四雖以陰居陰位而正應在初有舍已從人之象故如班馬之退以求婚媾往吉而无不利也二不應初則十年不字四能從其正應則往吉而孔子謂之明益可見屯之六爻惟以剛健而能

謙下者為一卦之主也至如六三當震動之極而以陰居陽位无濟難之才而躁動者也故有即鹿无虞之戒君子必貴于知幾而能舍苟不度己之不可動而妄進焉安得而不吝此亦勿用有攸往之義也

蒙卦說

剛陷于險又在艮止之下所以為蒙謂其有所蔽而未發也然卦辭專言童蒙而六五爻辭亦言童蒙吉者謂其渾然固有本无所蔽莫如童子之蒙也蒙之所以亨

而可以養正者以此說者皆曰九二為一卦發蒙之主羣蒙資之以明者也其說原乎初筮告以剛中之語殊不知卦之所謂初筮告者為初六而言也象所謂以剛中者為初六之近于九二也當蒙之時陰爻必求陽以發其蒙然惟切近于陽而下之者則有發蒙之望六三以陰居陽位而乘二之剛非能謙下者也雖見上九陽剛之配為可應而不知在已者无其質亦上九之所不與也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四上下

為二陰所間而其爻又獨遠于二陽困之道也故曰困蒙吝惟六五切近上九而下之有謙恭下善之意而又下應九二故曰童蒙吉而象亦曰順以巽也初六之于九二亦如六五之近于上九而下之故有發蒙利用刑人用説桎梏之辭而彖亦曰初筮告以剛中也若夫九二雖以剛中而有發蒙之資然猶在坎險之中不過能自涵養其蒙以納陰爻之比與應者而已未能盡去諸爻之蒙僅如子之克家非可盡專其事也故有包蒙納

婦子克家之象焉其實蒙之一卦惟上九能盡發蒙之道以其艮止之陽超乎諸爻之上能定能應有以出乎其類而後足以去衆人之蒙也故不曰發蒙而曰擊蒙言能盡去其蒙也古今解者但見此文有不利為寇之語因疑其未盡善而獨取于九二之剛中亦未之思也發蒙之道不過啓其未開之明而已明固彼之所自有非發者所能加損益也既已啓之矣則蒙去而明自生非于擊蒙之外復有明以與之也不然蒙已去而更求

為是告子之欲戕賊人性以為仁義者也故曰利禦寇言利于去人之蒙也故曰不利為寇恐其用心之過而反以害其天也亦因艮止之義而為之戒也發蒙之道无大于此豈九二所可比也卦辭曰初筮告言童蒙求發于我當決于其疑之初也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言疑已決而瀆告之非徒无益適以瀆夫蒙也初六所謂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者言發蒙如施刑于人既刑則說其桎梏刑既施而猶桎梏之則非君子用刑之本意故曰

以往吝言過此則吝也初筮則告刑人則説其桎梏所謂利禦寇者也再三則瀆以往則吝所謂不利為寇者也聖人既于卦辭詳陳此理而又于初上兩爻推明此理學者尚何疑耶

需卦説

需之為卦不特以乾剛遇險而致須待之戒九五之剛雖居中得正三陽又自下進為已助然五方在險亦不可不須也故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亦曰需于

酒食貞吉言吉所以為九五之戒明矣其曰宴樂酒食云者言當涵養以俟時非謂宴安以自怠也盖純乾上進往則有功不患不能出險但患不能俟時而失輕重爾此聖人所以于四陽爻皆致戒也初九去坎尚逺故戒以需于郊而利用恒二則漸近于坎故戒以需于沙而小有言三則切近于坎矣故言需于泥而致寇至曰郊曰沙曰泥皆以去坎水之逺近取象曰利用恒曰小有言曰致寇至皆因其逺近之殊而為之戒曰不犯難

曰衍在中曰敬慎不敗又所以明三陽處需之道也初則謹之于始二則中而裕三能敬謹而不至于敗則其為純乾剛健之戒豈不委曲詳盡哉若夫陰爻則欲亟去而不可以需故六四曰需于血言陽剛方進陰或需而不去則必為陽所傷也曰出自穴言當亟出以避陽也上六曰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言三陽方來亦惟入穴以避之可也此兩爻皆言陰之不可以需也四居坎下故言出穴上居坎上故言入穴其為

敬順以避陽剛則一而已

訟卦說

訟上剛下險有訟之理天水違行有訟之象世皆知之矣然九二之剛窒于二陰之間而與九五不相應亦所以為訟也剛而居中則為有孚遇窒而惕則中斯獲吉孔子曰剛來而得中葢謂此一爻也曰終凶者言雖有孚信而又能惕懼猶不可以終訟則訟其可以成乎故六爻之間以六處初以六處三皆陰居陽位非健而欲

訟者也故初有不永所事之吉三有貞厲之吉以九處二以九處四皆陽居陰位雖欲訟而不能者也故九二不克訟必至于失衆知懼而後无眚九四不克訟必能自反知變而後有安貞之吉惟九五居中得正爲聽訟之主所謂利見大人尚中正者也故獲元吉上九則在健之極處訟之終所謂終凶者也故雖以訟受服而不免三褫之辱矣需之九二陽居陰位非健而進者也其位應乎坎之中而其爻則不應故曰小有言終吉取其

在中而能需也訟之初六陰居陽位非健而訟者也雖已在坎體而近乎中爻然陰柔決不終訟故亦曰小有言終吉取其能謹于訟之初也坤之六三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以其陰居陽位而戒之也訟之六三亦曰或從王事无成而不言有終則以其訟之不可終也學易者要以類通之

師卦說

坎險也坤衆也亦順也兵凶器戰危事險莫甚焉衆行

險上師之象也行險而順師之道也此坤上坎下所以為師也卦辭所謂師貞者師以正為本也所謂丈人吉者丈人長者之稱必不嗜殺人者能吉而无咎也夫五陰而一陽則一陽固羣陰之所宗然陽居五則為比大君得位而上下應之也陽居二則為師人臣處此惟行師用兵而後可也故彖曰剛中而應言二以剛居中而得六五之正應也九二又曰王三錫命而象亦有承天寵懷萬邦之辭言二雖以中而獲吉亦惟天子有以委任

寵嘉之爾九二任帥師之責者也又以陽處陰位而得中然聖人必諄諄推明六五正應之吉以詔天下後世者于以見人臣有權得衆皆其君寵任之所致也不然剛中而不應則惟怙兵自大其不陷于背叛滅亡者幾希安得師中之吉哉聖人不特于此為人臣之訓又于六五為人主之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言禽之犯田執之為有辭如弔民伐罪而師出有名者也故可以无咎蓋六五以柔居尊位決非好大喜功之君所謂丈人

之无咎是也古今說者皆以丈人為主九二而言殊不思師師之權雖在乎將而興師之權實出乎君師師固貴乎剛中而興師當出于不得已此六五之所以為丈人而吉无咎也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則因為六五將將之訓也既不得已而用師又將剛中之臣以任之則師師之權俾二專之可也不然任之不專而衆或得以主之則禀命不一取敗必矣故雖正亦凶此又以六五之柔而恐其易惑也在下四爻惟六三以陰居陽

處非其位而又在坎險之極乘九二之剛有出位犯分之象故爻辭先有輿尸之戒而于六五加詳焉聖人之意亦何明哉若夫初六出師之始惟戒失律六四陰柔之至以自知其不能而左次為无咎上六用師之終而策勲行賞戒以小人勿用凡師之道始末盡矣然惟六五一爻言執言之利而餘爻終不言亨利其曰吉者又必繼之以无咎謂不如是則不免有咎也嗚呼兵其可以輕用哉

比卦說

一陽得中得位而五陰從之有比之象焉陰之從陽雖不可以苟合亦不可以後時故原筮元永貞无咎謂再三卜度其長人之仁能久而不失其正則比之可以无咎明九五之剛中為可比也不寧方來後夫凶謂羣陰不能自安方當就陽以求安而已獨後也烏得而不凶明上六之乘剛為不知所比也是故易中六爻貴于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必應者也惟比之諸爻則不論

其應之正否而專以比于五為吉葢陽剛中正得時得位可以為天下之主則天下之人捨九五將安歸乎令夫六二之于九五正應也故曰比之自内貞吉言二自内以比于五非五之求比于二也六四當應于初兩陰不相應獨取其近而能比于五故曰外比之貞吉言外有可比則為正吉不必應初于内而後為正也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非特相比之始貴于誠信亦言九五之中實為有孚而可比也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誠

信苟充雖以缶之盈終來相比而吉也然而必曰有它吉者它之為言在彼而非必于一者也謂初能求有孚者而比之固不必偏于所應而謂它之必不可也深言其當舍四而從五也以二比五則為自内以四比五則為外比以初比五則為它吉諸爻之義斷可知矣惟上六乘乎九五之剛而不知比乎五又在比之終坎之極所謂後夫者也衆陰皆有所宗而已獨无之是无元首也其无所終而終凶宜矣六三應乎上六者也故亦有

比之匪人之傷則當比之時可不惟九五之從哉又嘗論之九五之所謂顯比以其陽剛中正而顯然為天下之所比也然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而後邑人不誡吉陽剛獨用恐其或過于剛也知三驅之禮舍前禽而不敢盡取則用九之道庶乎其盡善也大有之卦柔居尊位而能有大者也聖人于六五必曰威如吉亦恐其過于柔也于比之剛而曰失前禽于大有之柔而曰威如吉聖人之以中道詔天下後世如此哉

小畜卦說

世之言易者曰艮在上而乾在下以艮止而畜乾也艮陽卦易以陽為大故曰大畜巽在上而乾在下巽陰卦也易以陰為小故曰小畜雖然乾健上行而遇艮止謂之畜可也今遇巽而亦謂之畜何也如曰畜止剛健莫如巽順則兌説亦可以畜乾乎嘗試思之乾之一陽初交于坤而為震故謂之長男坤之一陰初交于乾而為巽故謂之長女巽者坤之初交而乾之初變也故易乾

上巽下則爲姤而聖人有女壯勿用取女之戒巽上乾下則爲小畜而聖人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戒盖六十二卦雖皆乾坤六子交錯而成惟乾巽之成卦則坤畫之初交于乾者爾其在下也爲姤其在上也則爲小畜曰小畜云者爲三陽方長而六四居上卦之下以限陽之下之三陽不得以進于上而上之二陽不得以接于下六四獨以陰居陰而在二卦之中此其所以能養畜夫陽也非巽之能畜乾也坤之一陰初來變乾而居

于四其柔為得位也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然五陽而一陰豈能中閒乎陽哉苐如西郊之雲陰徒倡而不雨爾況乎二五皆以剛得中而乾健上行其勢亦安得畜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今夫乾者陽之極也復者陽之初也小畜之時雖以乾之剛健亦未可以輕進故初九欲其復之自道九二欲其牽以復于中皆自反之義陽雖盛而退託于不足者也至九三則處乾之極而迫近于四矣故有輿説輻夫妻反目之象輿而説去其輻

言不能以有行也夫妻反目言陰陽之必相傷也九五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隣言剛實在中與九二爲類有孚者也小畜之時雖有陰以間之而二與其隣皆陽剛富實而同爲乾體其勢必相連以進謂小畜之不能久也上九曰既雨既處尚德載者言五以有孚下接于三陽而上九又以剛在上則是尚德而能有成者也與大有大畜之上九所謂尚賢同義向以乾陽被畜而不雨今五陽交孚則陽倡陰和而自雨矣既雨則陰陽各得其

所矣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小畜之極如婦之用事雖正亦厲如月之幾望必至與陽為敵君子亦不可有行也故詳戒之欲九五知尚德之有成而與上九下應于三陽无使陰得以先倡而不雨也若乃六四之所謂有孚非言四之有孚也謂二五皆具剛實有孚之德巳雖欲間之而終不能乾陽上進徒自傷而已惟傷而知去惕而知出以避三陽之進則與上二爻合志而可以无咎正如需之六四所謂需于血出自穴亦戒其

避乾陽之進也說者但見象言柔得位遂以有孚為六四之善而一卦之意益以不明其未之思乎大抵小畜以一陰居五陽之間又在乾陽之上聖人慮乾陽之輕于上行也故于下三陽皆有自反不輕進之辭又慮九五上九之親夫四而不知接乎下也故于上二陽皆有陽剛交孚同德之意惟六四則戒其血去惕出以見小畜之必不可久也嗚呼大易之旨其深矣乎

履卦說

履之成卦本以一柔履二剛而上承三陽介乎兩卦之間其所履似危矣而其實兊說上應乎乾非如小畜一陰之在乾上也故曰履虎尾不咥人亨然六三爻辭乃曰履虎尾咥人凶則與卦辭不同何也盖卦論乾上兊下之體故以說應乎乾爲善而有不咥之亨爻論陰居陽位而又承乘皆陽則有不能自量而躁動之象故有咥人凶之戒既取其說之能亨又戒其失位之見咥聖人作易之意深矣何以言之六以陰柔而居三之陽位

又上承九四而下乘九二皆陽也好剛之過則必忘其六之本柔故不自量而妄以視履爲能其不遍陽而取禍者幾希故曰武人爲于大君言如武人志存剛暴而在人上必不可者也六三雖履二陽之上猶在乾陽之下也而深戒其好剛之志惟恐其不量力而妄動也初九曰素履往无咎言君子之所履貴乎有素則當謹于其初也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言陽剛得中則所行坦然而无險怪之失上雖无應不害其爲幽人之正也九

四居近君之位而下有失位之嶮不可不畏故惟愬愬恐懼然後可以終吉九五剛中得位而下說以應之不可以莫予違而肆志也故雖剛可決柔而正固不能无危厲至上九則履道之成可以視所履而考祥矣然在一卦之終處乾剛之極苟非知所自反則亦未能盡善故惟其旋而後元吉然則君子之踐履其可須臾不謹哉故夫履之為卦因柔之履剛以為萬世踐履之訓也而孔子之象尤為詳切初九之象言獨行願也則雖无

應而獨行其所願九二之象言中不自亂也則不以无應而汨厥中九四之象言志行也則不以處多懼之地而乖其素志皆踐履之難而反求諸已者也由是推之所謂履虎尾者豈特以柔履剛為喻哉欲君子知踐履之難而不敢忽焉耳非說應乎乾而樂循天理何足以盡此

泰卦說

易以陽為大陰為小故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如小畜

之九四與乾之三陽上應九五故曰有孚攣如富以其
隣謙之六五與六四上六皆坤體故曰不富以其隣則
又以陽爲富也如蒙之六四獨遠于二陽故曰獨遠實
鼎之九二陽剛在中故曰鼎有實則又以陽爲實也今
泰之成卦乾在下而坤在上有天地交之象焉故于陰
陽消長之理言之爲最詳曰小往大來曰内陽外陰言
陰往于外而陽來于内也曰内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君
子道長小人道消言來者長而往者消也六四陰也六

五上六同坤體也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上卦俱隂而无陽故曰皆失實也曰小曰大曰君子曰小人曰富曰實皆具于此一卦之内則所以發明隂陽之理豈不明白詳盡哉大抵泰之為卦不特取其乾下坤上為乾坤之交而三隂三陽内外六爻實交相為應初九上應于六四故三陽同升而有拔茅彚征之象六四下應于初九故三隂翩翩同降而不戒以孚此初與四之交相應也九二上應于六五故引其類為有道而得尚乎中行

之君六五下應于九二故下下以成其政而得帝乙歸妹之吉此二與五之交相應也惟九三上六各居二卦之極故雖相應而皆有警戒之辭九三處乾之極天地之際也所以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戒上六處坤之極泰之終也所以有城復于隍之戒九三之時尚可為也故能艱貞而无咎勿恤其孚而盡其在我則可以長享其福上九之時不可為也故雖自邑告命而其命益亂而不免于吝此聖人所以貴于制治于未亂而保邦

于未危者也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先儒之說非一也然多牴牾而不通其實謂九二得時引類之道如此而已人材有不及者容之所謂包荒也其或勇為之過則亦取之所謂用馮河也不以其遠而遺之不以其朋而私之所謂不遐遺朋亡也皆所以引類而配于中行之君也過與不及皆无所棄而私與親皆无所偏誠用人之要道而極治之世尤不可不留意也此九二之責也

否卦說

泰否雖以乾坤之交與不交為義然泰則三陽在內有君子同升之象陰雖在外而六五下應九二有柔得尊位而能下賢之象故泰之六爻専以交相應為善否則三陰在內有小人方進之象陽雖在外而九五居中得位有剛健中正以興衰撥亂之象故否之六爻惟三陽爻為善各因其爻而取義固與論成體之卦不同也在否之初陰雖相連有如茅茹之拔然非如泰之可以彚

征也惟守正則吉而亨爾象曰志在君也言有志于事君非正不能也六二以陰居陰而又承乘皆陰陰柔之甚者也故以包容承順為小人之吉若大人則寧身否而道亨豈以承媚為吉乎六三居非其位而在順之極其所以包容茍且益可羞矣故曰包羞位不當也此三爻皆以陰之方進而為小人戒也至于九四雖陽不當位然出于下卦羣陰之上與二陽同德而近九五剛中之君茍得君而有所承命則可以无咎而使疇類咸附

麗其福也九五剛健中正有能休否之理故言大人吉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當時時警懼危亡以為安固之道也上九處乾之極當否之終乾極則變而否終則傾故先否而後喜此三爻皆言陽之在上否極必泰而為君子勸也泰之三陽君子在内之象也而九二不忘包荒朋亡之戒否之三陰小人在内之象也而六二乃有大人否亨之辭泰至于上六極治也而城復于隍若不可以一朝安否至于上九極否也而先否後喜必有

可為之理消息盈虛之不常如此宜乎序卦有物不可以終通終否之說也

同人卦說

同人卦惟一陰衆陽之所同歸也一陰在五則是柔得中而居尊位上下之所同應也故為大有一陰在二則是柔得中而有謙下以同乎人之象故為同人正如一陽在上卦之中則為比在下卦之中則為師也曰同人于野亨言遠无不同而後為亨也曰應乎乾者言合乎

天理則非私意之同也是故一卦之爻惟初九居六爻之下有捨已從人之義故如出門同人而可以无咎六二雖以成卦言之有中正謙下之美然以爻言之則正應惟五而所同有限故有同人于宗之吝九三以陽居陽又在下卦之上而不應上九之剛非能謙下者也故伏戎于莽升其高陵有疑其所應而欲在人上之意安得與人同哉此所以三歲不興而无所往也曰安行者言其安所往也自是以上三爻皆乾體尤非能謙下同人

者也故九四之乘剛有乘墉之象惟弗克攻而能自反則吉九五亦先號咷而後笑雖以剛中下應六二非九三九四二陽所間如大師可以必克而相遇然係應惟二所同未大此所以不言吉也上九以陽處陰以能同人于郊庶幾同人于野者矣然陽在六爻之上又居乾健之極終非謙下而能與人同者僅能无悔而已象言志未得也言陽剛自高終未可以得志也然則同人之道其惟執謙守柔而忘己之私者乎

大有卦說

大有不惟五陽一陰柔得尊位有不自滿假可以持盈守成之義而離明在上亦天下之所同歸也故六爻雖或不應而皆有亨吉无咎之辭初九九四皆陽爻而不相應者也然當大有之時上有柔明居中不自大之君諸陽之所同歸而不在于應固非相害而為咎也故曰无交害匪咎惟大有之初能思所以有大之艱難則无咎故又曰艱則无咎九二與六五為正應君能體明執

柔以接下而臣能剛中以任重者也故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九三居下卦之上雖重剛不中然當大有之時羣陽並進亦能自通于柔明之君者也故曰公用亨于天子其曰小人弗克者言此時此位必惟陽剛君子而後能得乎君也九四處近君之位當大有之時而能以剛居柔則亦不敢有其大者也故曰匪其彭彭盛多貌言不自以為盛也非明哲之君子孰能深知乎此理故曰明辯晢也六五之柔明固五陽之所交孚然柔不

可過也故必有威可畏而後爲吉夫子又慮後世不知所謂德威之威而或作威以傷夫大有之盛也故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言平易而无防閑擬備自然之威人自敬之非爲高亢崖岸以絶乎其下也既曰孚矣又曰威如吉既曰威矣又曰易而无備聖人之爲天下後世慮何其諄復切至哉六五以柔得位而下有九二剛實有孚之應所謂履信也以六居五得坤黄裳之元吉所謂思順也上九以剛在上而已以柔下之所謂尚賢也

故于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六五之能尚賢所以為大有之美也然則坤之卦辭曰元亨大有亦曰元亨坤之六五曰元吉而大有推言六五尚賢之美亦曰上吉嗚呼微哉

謙卦說

說易者曰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下謙之象也然謙五陰而一陽初在艮止之下五得柔順之中二與四皆當位而比乎三上六又下與九三相應五柔皆有

卑順從陽之義故其卦為謙况九三一爻雖以陽居陽而在上卦之下又艮陽以止為體亦有謙退不進之象此謙之六爻所以皆吉而无凶也以六處初而在艮下謙之又謙者也故曰謙謙君子六二上比于九三柔得中正而有求陽之意故曰鳴謙貞吉上六與九三為正應者也故亦曰鳴謙皆謂其自鳴以求陽之應也解者不知鳴謙之義又惑于上六所謂志未得之辭乃以六二之鳴謙為善而以上六之鳴謙為非是隨爻辭而妄

為之别也象之所謂志未得者言上六謙之極猶未以
為得志而下求乎陽也非以其為未善也至如九三以
陽剛而知艮止有勲勞而能謙者也故曰萬民服六四
陰柔得位而下比于三為撝布其謙者也故曰不違則
六五以柔順居尊位其鄰皆陰而无自盈既富之意也
故利用侵伐无不利皆所以言謙之美也雖然師卦不
言侵伐行師之利而謙之六五上六乃詳言之謙豈用
師之道哉葢惟謙之柔順知止而无好大喜功之心況

六五上六處謙順之極其于用師必有不得已之意不然未見其利也師之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亦以其坤順之中而後可以言利也哉

豫卦說

隨卦說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趙氏易説卷二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龍錫耕

易說卷二　　　　　　　宋　趙善譽　撰

上經二　蠱至離

蠱卦說

蠱自泰來大往小來之初也故蠱以敝壞爲義而治蠱惟陽剛中正乃克有濟初陽位也以六居之故雖可以幹父之蠱而厲然後吉二陰位也以九居之故可以幹母之蠱而不可貞九三陽居陽位故可以幹父之蠱而

无大咎其所以小有悔者為陽剛而不中也六四陰居陰位陰柔之至非能有為者也徒增益其蠱而已故裕父之蠱而往見吝六五雖陰而居陽位柔得中居尊而下有剛中之應亦可以有為者也故曰幹父之蠱用譽上九陽居陰位處蠱之極有能為之資而不可有為者也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四爻皆取幹父之蠱為義而九二獨曰幹母之蠱故曰剛上而柔下言其自泰來也否極則必變而之泰故隨有隨時適變之意泰極則有

復否之理故蠱爲治敝之卦設卦命名之義豈苟然哉大抵適變不能不隨而隨常患乎不正當隨之時而不知適變則失時徒知適變而不能守正則失已二者皆非也故六爻雖專取其相比相隨而不必其應然非陽居陽位則必有戒之之辭至陰爻則惟取其能比于陽而隨之蓋惟恐陰柔之不能正也初九陽居陽位爲動之主于隨之初而能有立者也故曰官有渝官言其守也有渝言其變也惟其有守也故能貞而吉惟其有渝

也故能出而與物接故又曰貞吉出門交有功也六二當隨之時而近比于六三之陰係于小子者也上係陰則下不能兼與乎初九之陽矣故曰係小子失丈夫言隨乎上則失乎下也六三當隨之時而近比于九四之陽係于丈夫者也上係乎陽則下舍六二之陰也故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言隨乎陽則可以求而有得惟在于居正也六三陰也而比于九四故求于陽而有得謂陰之得于陽也九四陽也而比于九五故

能隨九五之中正而有獲于下之二陰謂陽之能得陰也此求有得隨有獲之異也六二六三之二陰上而隨乎陽莫如九五之尊也而九四以陽剛之才居近君之位二陰比之蠱以其內卦之中也五爻皆取人子幹蠱為義而上九獨曰不事王侯以其在外卦之極也其在內則所幹為有限其在外則不事不失為高尚其實隨自否來有變而為泰之漸故上六曰王用享于西山所謂小往大來吉亨者也蠱自泰來有積而為否之漸故

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所謂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者也先甲後甲之說先儒謂甲者事之始也先甲則先于此而究其所以然後甲則後于此而慮其將然又曰復稱七日自姤經六爻至復初九而七也臨稱八月復經六爻至遯六二而八也先甲後甲亦六日之義其說得之若論甲庚而及于辛丁巫史之言也仲尼之所不道也

臨卦說

一陽為復陽始生也二陽為臨陽浸長也陽剛方長有進而无退故序卦曰臨者大也言陽之方盛也舊註曰相臨之道莫若說順亦臨之義也當臨之時剛浸而長莫能禦也内說而外順无所忤也九二剛得中而應乎五不可間也合是三者上下内外彼已之間无一毫之逆境人情之所易忽也故卦辭言元亨利貞而繼之以八月有凶于其陽盛之際而先戒之以陰之將然也自一陽生而為復長而為臨八變而得遯遯者陰之長也

陰長則陽遯矣故曰有凶惟能于方盛之時而預知其將有凶之理庶乎其盛而不驕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于姤卦一陰之生又曰勿用取女皆聖人先為之戒也臨之六爻雖以相臨為義其實二陽方長在上四爻惟與陽為應者然後足以為吉初九九二兩爻皆以陽在下而與上卦六四六五為正應是上有以臨之而下有以感之也故六四居近君大臣之位則曰至臨无咎而初九曰咸臨貞

吉六五柔得尊位則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而九二曰咸臨吉无不利以其應于四故曰貞吉以其應于五故曰吉无不利然皆感于臨而應之故皆曰咸臨也至于六三上六无陽以為應故六三曰甘臨无攸利言處兌說之極以佞說姑息臨下不足以為利也上六曰敦臨吉无咎言處坤順之極以敦厚接下雖无應而无咎也此又各以其兌坤之體言之也惟九二之象曰未順命也最為難解說者或曰若順于五則剛德不長其能无不

利者必未順命也或曰其順之實已見于未命之先矣或曰未順命者有猷可替否之義非獨順命而後利也其説皆有理而未盡其實咸臨之吉本于剛柔中正之相感非上之所能命也

觀卦説

臨以二陽方長為義故在上四爻惟與二五相應為最吉觀以二陽在上而取羣陰觀仰為義故在下四爻以其去陽之遠近為善否初六以陰柔處觀之始去陽為

最遠所觀見者淺童蒙之觀小人之道也故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以陰柔在內卦之中而去陽亦遠如闚而觀之婦人之道也故曰闚觀利女貞六三去陽漸近可以觀仰于上也然六以陰居陽位而在坤順之極有欲進而不能之象故雖能觀于陽而未免于進退故曰觀我生進退六四陰柔得位而切近于陽可以觀仰而親附于陽者也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皆以去陽之遠近而為之等差也九五以陽剛中正而有六

二之正應上九雖无位而下有四陰非如乾上九之无民也惟觀己之剛德允協于君子則可以无咎故皆有觀生之辭既能觀我陽剛之德則可以觀陰之必應故九五之象又有觀民之辭先儒釋六三之觀我生謂動作施為之出于己者釋九五之觀我生謂時俗政化之出于己者其說殊為費辭要之陽為德而主生羣陰之所觀仰也故陽以生為言陰為彼則陽為我故生以我為言至上九不曰我而曰觀其生則有髙亢作為之意

象所以云志未平者也說者謂臨與所臨觀與所觀皆有與求之義或有與无求或有求无與皆非臨觀之義蓋因兩或字而為之說也其義雖通而攷之卦畫則未盡然其實臨二陽方進而在下專以陰陽相感應為義故曰與觀二陽在上則以陰求親于陽為義故曰求舊註未為不然也

噬嗑卦說

否一變而為隨者上九之剛下于坤柔而為初九初六

之柔上于乾剛而為上六下卦為震而上卦為兌震動兌説則否之象變矣故為隨時當乎隨物必説而從之然不能皆隨也有強梗以為吾之間聖人不能不去之故隨一變而為噬嗑九四陽非其位而在中虛之下震動之上頤中有物之象也噬而嗑之則非正之剛不得而間故噬嗑必亨而利于用獄也否之變隨不過初上兩爻升降而已剛柔未相間也至噬嗑則初六之柔上而入于二陽之中九五之剛下而處于二隂之下六爻

之剛柔始分矣故曰剛柔分又曰柔得中而上行震得陽而動離得陰而明故曰動而明又曰雷電合而章用獄之道莫大乎威與明也說者皆曰噬嗑專以除間用獄為義初九雖陽爻而在六爻之下則取下民受刑之象上九居无位之地亦為受刑之人惟二三四五皆言噬嗑用刑除間之爻且九四以卦言之則為間者也以爻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是皆隨卦爻之辭而為之說則不免自相矛盾以初九上九為受刑

之人固非易之本旨既以九四為間而又曰任除間之責尤非通論也初九言屨校滅趾者謂懲當于其初也上九言何校滅耳者謂不幸有極惡之人則亦不得已而治之也其初第欲其警而不趨于惡故不言噬其終惡積罪大則當深懲之故噬不足言也要之九四為間于頤中者也不可不噬而去之也初九六二六三六五皆噬之者也此四爻所以皆言噬也其實自九四之外初二三五與上九五爻皆當用刑之寄者也六二以柔

處中宜用刑者也雖在震乘剛而幾于躁動其去惡如噬膚之易而没鼻然柔中必不過于剛可以无咎也六三以陰居陽而在震之極動不量力者也故有噬腊肉遇毒之戒腊謂小物之全乾者也然亦不過小吝而已五居中故曰黄五陽位故曰金黄言其中而金言其剛所謂得黄金也然六居之終非其材故有噬乾肉之戒惟守正若厲則无咎也獨九四爲間于一卦之内處非其地又剛而不中雖欲噬而去之而其實難噬者也故

有乾胏之象胏肉之有骨而最難噬者雖噬之而得剛直之道又必克艱守正而後吉甚言其噬之難也

賁卦說

賁隨自否變故隨則无故既隨矣其不隨者不可不去也故又變而為噬嗑蠱自泰變故蠱則必飭既飭矣不可以无文飾之也故又變而為賁上六之柔來居乾陽之中而為離九二之剛上處坤陰之上而為艮剛柔相交以為文也然柔文剛則曰亨剛文柔則曰小利有攸

往者柔來而居二得中得正故亨剛上而居外入否之漸也故小利有攸往而已賁之六爻專以剛柔相比相應而後足以為文初九近六二也而有六四之應故雖在下亦能賁飾其所行苟非其義寧舍車而徒爾以其才剛而有離之明也六二柔麗乎中正而上下二陽賁之其所以為飾者美矣然正應在五而六五不能相應必有待而後興也故曰賁其須須者待也惟得時得君而後足以致文明之化也九三居六二六四之間賴二

陰之相濡以為賁者也然處乎陰柔之間常患乎不正而易流故曰永貞吉能永貞則終莫之陵矣六四雖有初九之應而乘九三之剛故疑九三之冦已而不獲陽剛之賁曰賁如皤如者言其白而不受飾也曰匪冦婚媾言當賁之時剛柔相比以為文雖乘剛亦婚匹而非冦也六五下无其應而比于上九之陽有賁于在外之賢之象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非謂幣聘當吝也謂其獨賁于上九則吝而未廣也然不失為好賢

下士故終吉也上九居賁飾之極而在艮止之終故惟反之質素而後无咎故曰白賁无咎深言其不可過于文也此雜卦所謂賁无色者也

剥卦説

柔變剛則剛剥落故曰剥剥自下而上至于五則陰柔之盛也故曰不利有攸往惟君子觀坤順艮止之象故當剥之時不過順而止之而已五陰一陽而為剥君子所宜怨疾也而曰順而止之五陽一陰而為夬君子所

宜亟決也而曰孚號有厲聖人之為君子慮何其戒謹而不敢忽如此扎剥之諸爻所有剥牀以足以辨以膚之别者以其自下而上也足者牀之足也當剥之初陰來剥陽大往小來而滅没于正道者也故曰滅貞凶辨者牀之幹以其分陽上下而謂之辨也剥牀而以辨則陰柔浸長矣故亦曰蔑貞凶六四之膚則將滅其身也故曰切近災也若乃六三在六四之下不言剥牀而曰剥之无咎者以其上應于上九之陽小人之知歸乎君子

者也故許之以无咎而象亦言其失上下同類之故也六五居剥之極亦不言剥而曰貫魚以宫人寵者以剥及君位難于有言故但言人主所以待羣陰之道必防微杜漸當如貫魚使之順序以宫人之寵寵之而不假之以權則終无尤也上九以陽剛而在艮止之上陰之所不能剥者也故如碩果之不食將有復生之理艮反為震剥反為復則君子可以有行故曰君子得輿震陽動于復而極于夬則小人將无所庇矣故曰小人剥廬

所以深戒夫小人之進而為君子地也

復卦説

始者陽之始消也消則必復故震之一陽動于坤下而為復曰復亨者下動上順既復則必亨也曰出入无疾者言陽之消長皆以漸也曰朋來无咎者言一陽之生甚微必得其朋類之來然後為臨為泰而无咎也曰反復其道者言消而復長也曰七日來復者乾一變為姤二變為遯三變為否四變為觀五變為剥六變為坤七

變而陽始復也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者坤靜而震動一
陽動于下而為生物之始也先儒或謂動靜見天地之
心或謂生物為天地之心要之非靜則何以能動非動
則何以生物其實一理也雖然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
生陰陽消長若循環而一陰之生止曰姤一陽之生乃
曰復何也復以來復為義謂其本有也所以幸夫陽之
生也姤若始相遇然所以惡其陰之逢也此聖人任德
不任刑進君子而退小人之意初九以陽剛為震之主

在復之初其失不遠而能復者也故爻辭言无祗悔元吉而象曰以修身也六二柔順中正而下比于初其復美矣故爻辭言休復吉而象曰以下仁也六三上无其應而以陰居陽位有欲善而資不能之象故頻失頻復厲而後无咎六四柔得位而下有初九之正應故居四陰之中而能獨復象亦言以從道也六五柔得尊位而下无其應然居坤體之中其敦厚足以自成而已故曰中以自考也上六以陰居陰而在坤之上復之極下无

陽以應之陰柔之至不能自強者也故迷而不能復則行師取敗以其君凶久而至乎十年猶不可以有所往也然則陽剛之德君子其可一日无哉此卦五陰在上而下惟一陽初九之復既可以修身矣六二比之則有下仁之美六四應之又有從道之善曰修身曰仁曰道皆謂在下一陽噫此其殆庶幾夫子所以獨歸顏子歟

无妄卦說

大畜卦說

艮在上而乾在下乾健上進而為艮所止也故有畜之義艮陽卦也易以陽為大故曰大畜以别于小畜然初九九二乾體之陽也六四六五艮體之陰也他卦雖以陰陽之應為正此則專取艮止畜陽為義六四六五畜乾者也初九九二受畜者也惟九三與上九合志然後利有攸往考之六爻之辭斷可識矣初九曰有厲利已言健而上進則有危厲惟利于已而不進也需之乾遇坎故初九之象曰不犯難大畜以乾遇艮故初九之象

曰不犯災皆所以為乾陽之戒也至六四則畜初九者也故曰童牛之牿元吉言畜初之剛如童牛未有角而先牿之則易制也九二曰輿說輹言艮止在上乾健不可以上進如輿之說去其輹可也小畜之九三逼近于陰故先言輿說輹而又戒以夫妻反目之相傷大畜之九二則在下卦之中故止言說輹則可以无尤其言如輿之不可以進則一也至六五則畜九二者也故曰豶豕之牙吉言畜九二之剛如豶其豕則牙雖存而无害

也九三以陽居陽而與上為類故爻辭曰良馬逐又曰利有攸往而象又有上合志之辭言三陽之進如良馬之相逐利有所往而與上九陽剛之志合也上九處畜之極而下引三陽畜極則通者也故曰何天之衢亨而象又曰道大行也言道之大行无往而不亨何待衢路而後亨也然而九三之辭必言利艱貞曰閑輿衛者以其居健之極雖有艮陽在上而不可不戒也輿所以行也衛所以自防也既利艱貞矣又必自警曰閑習于輿

衛而後有攸往則无輕進犯災之失矣此亦乾之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之意也

頤卦說

先儒言六二之顛頤曰下求于初則為顛倒至六四之顛頤則曰以上養下其施光矣言六二之拂經則以違經為非至六五之拂經則以違經為吉歷攷六爻之義諸家之說或通于此而礙于彼或牽合其一而牴牾諸爻恐非通論也要之頤以養正為吉正以不妄動為善

下卦震體有動而求養之象故三爻皆凶上卦艮體有静而知止之象故三爻皆吉雖其爻之剛柔位之當否為義不同然吉凶之大槩可決也初九居震之下動之主也故有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之戒六二陰居陰位又在震體之中其動而求養于陽必矣故反而從初九則為顛頤而拂經上而從其應則六五亦陰也故曰于丘頤征凶丘在上之象謂六五也六三以陰處陽在震動之極非頤之正也故不特凶而已且有十年勿用无攸

利之戒焉凡此皆為震而言也六四當艮止之初隂得位而正應于初九是能止震動而養正者也故顛頤吉虎視耽耽而不用其威其欲逐逐而私欲不留養正之始也六五以柔居尊位下无其應而比于上九亦拂經也然居艮體之中居正而吉也雖止而不能涉大川不害其為柔順而能尚賢故曰順以從上也上九以艮陽居一卦之上羣陰由之以養也故曰由頤然不可以九也故厲而後吉至于利涉大川而象以為大有慶則以

其艮止之陽也凡此皆爲艮而言也由是觀之頤之貴于止而不貴于動明矣君子所以謹言語節飲食而不敢妄動者其養正之要歟

大過卦說

卦惟六畫而四陽在中大者過也陰爻惟二而分于初上本末弱也本末皆弱故有棟橈之象剛雖過而二五皆剛中又内巽而外説故利有攸往而亨要之大過之時不患其不能有爲而患陽剛之大過初六以柔居下

故如藉之用茅而无咎九二九四皆以陽居陰位剛柔之相濟者也故二則无不利四則棟隆吉九三九五皆以陽居陽位剛之過者也故三則棟橈凶五雖无咎无譽而象有何可久亦可醜之辭惟上六雖陰柔而處大過之極故有過涉滅頂之凶无非以太過為戒也九二之陽下比于初六之陰故言老夫得其女妻九五之陽上比于上六之陰故言老婦得其士夫初六柔下而吉也故九二下比如枯楊之生稊稊根也上六過而必凶

也故九五上比如枯楊之生。華言其必不久也九三重剛不中而所應上六亦失于太過故直言棟橈之凶九四剛而能柔又有初六之正應故直言棟隆之吉說者謂九四剛柔得宜而志復應初之陰是有它也有它則累于剛矣故曰有它吝殊不知大過之剛惟恐其不能柔也九四與初六為正應以六居初亦剛柔得宜也安得有吝況易中所謂有它者未有以正應為它者也比之初六專比于五而不應四故曰有他吉今九四既取

其剛柔得宜以爲吉矣而又曰有它吝者以其下近于九三恐其同類相比而舍正應則至于棟橈之凶故復戒之以此也不然九三之象何以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九四之象何以亦曰不橈乎下哉

坎卦說

一陽陷于二陰之間故曰坎然剛實在中有孚者也外雖爲陰所揜而心實亨況重坎之卦二五爻皆剛中而合德則陽動而比必得其類而可以出險矣此卦之所

以獨曰習坎而謂之行有尚者也先儒多疑八純卦无增字往往以習字為衍葢坎之為險非重之則剛中不能有尚而无以見出險之理此所以加習字而别乎不重之坎也初六以陰柔在下則為坎之深上六以陰柔終不足以出險則為坎之極故初有入于坎窞之凶而上有三歲不得之凶六三柔不當位未能出乎下坎而又在上坎之下故來往皆不免于坎而有勿用之戒九二在下坎之中有得亨之理然以九之陽而居二之陰

位則未能獨亨也故不過求小得而已惟九五陽居陽位又在上坎之中剛實而中正者也故雖如坎之不盈未能出險然陽剛得位終秖于平而无咎也若夫六四柔得其位已出于下坎之上而上比乎九五之陽當險之時剛柔交際君臣相須之象也故雖酒簋之微缶之器自牖納此至約不必階序行禮之地而其誠意已接矣深言濟險之功必在乎君臣之交孚也大抵天一生水而爲坎一者陽也坎雖以陷爲義而乾陽在坤陰

之中實萬物胚胎之始故易始于乾坤而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繼之者皆有坎非偶然也屯蒙以乾之一索再索三索于坤而為卦故震下坎上為屯坎下艮上為蒙皆以陽卦之合而成也然後以乾遇坎而為需訟以坤遇坎而為師比莫不有自然之序焉嗚呼此乾之所以居西北而坎居正北者歟

離卦説

坎以一陽陷于二陰之間而為坎離以一陰麗于二陽

之間而為離坎雖陷于險然剛實在中故有孚維心亨

而行有尚離雖麗而明然柔在中故必利貞而後亨能

如畜牝牛則吉此坤之所以利牝馬之貞而用六坤之

道必在于利永貞者也是故以六居五柔之麗乎中者

也五陽位而隂居之非正也况承乘皆剛不可以不懼

故必出涕戚嗟而後吉言王者不恃其文明而求公輔

以為已助也故象曰離王公也言六五知此而後王公

相附也以六居二亦柔之麗乎中也二隂位也而隂居

之正也既中且正故黄離元吉而孔子以為得中道也言柔惟處正而後可以盡中道也履卦以陰履陽為義今初九在下而六二麗于上所謂履也附麗之始所履之邪正善惡紛錯而未知適從之時也不敬則妄動而獲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辟咎上九明之極而陽之亢也附麗之極不能无未服者而以太察之明過亢之陽臨之其不用兵者幾希故聖人以王者之師而戒之言王者之出征非樂于毒天下也所嘉者在于折取其渠

魁而非必盡獲其醜類故无咎蓋不如是則未免于咎也孔子從而釋之曰以正邦也知所以正邦則豈察察而剛暴者哉若夫九三陽剛不中居下離之上又在六二中正之上過乎中而不常其德者也故不鼓缶而歌則有大耋之嗟言其哀樂之不常也九四陽非其位而居下離之上又在近君多懼之地不量力而妄進者也故雖如離火之炎突然其來而適足自焚不免于危亡棄絕之禍也然則先儒謂所親近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

事皆麗也可不謹哉

乾隆御覽之寶